

卷之四 明時節

張天仁作

## 目次

|              |     |
|--------------|-----|
| 清明時節         | 一   |
| 搶案           | 一〇八 |
| 友誼           | 一二七 |
| 附錄 我怎樣寫清明時節的 | 一五一 |

清明時節

清明時節

一

整個下午，這隨緣居老不斷地有人來，把這茶店擠得很緊湊。

堂倌們沒停過步子，冒着熱氣的蒸籠給摯得比腦袋還高——不叫那些茶客身上沾着點兒油。提開水壺的就在兩排桌子中間擠着走着，用種挺熟練的手法去沖茶。一面他們互相打着手勢，提高着嗓子一呼一應，彷彿彼此隔了一座大山。

煙跟熱汽在空中結成了一片。這下面就鋪着幾十個腦袋——邊動着邊說着話。要是有人跑進了這里，耳朵眼睛一接觸到這景象，準會覺得這是一大鍋滾着的開水。雖然是二三月天氣，那些講究的回文格子窗可不作興打開一扇的。

那位四十來歲的掌櫃很滿意地坐在桌子邊，刨光了的腦頂在這煙霧裏幌動着。他老是裝做很忙的樣子：一會兒拿手指蘸蘸唾沫翻着賬簿，一會兒撥撥算盤珠。接着又怪文雅地抓起筆來，到磨凹了的硯池上去拖幾下。忽然桌面上一陣黑，他就得趕緊抬起那張笑嘻嘻的臉來，衝着走進來的老主顧打招呼，嘴裏很流利地叫着那些稱呼：表示挺恭敬的樣子，可是又親熱得賽過一家人。

來喝茶的都是那些挺有歷史關係的老主顧。他們吃着家裏的現成飯，每天到這鎮上的大街來坐坐茶店：這成了他們做人的目的。有幾位還是打十六七歲——嗓子剛變粗的時候起，就天天來泡一壺龍井，吃這麼一塊燒餅，一直到現在五六十的年紀沒間斷過。

他們各人有各人一定的位置，像守着自己的祖產似的。哪些人跟哪些人湊成一桌，也彷彿是天生成這樣，誰也不敢換動一下。

於是靠窗的那一桌成了這茶店的重心。大家都注意着那幾位先生的神色。看他們

談着些什麼。

那幾位先生的嘴臉老是那麼慎重其事，叫人一瞧就知道他們在那里談正經話。他們都是這裏的區董，他們都喝過墨水的，幫人寫寫狀子，也給人問問是非。那張褪了漆的茶桌成了他們辦公事的地方：要跟他們談打官司的買賣，要問他們借錢，都得恭恭敬敬挨那窗子邊去。沒有什麼交易的時候——他們就得作股正經地議論着：李營長這回到萬柳墅準是找妍頭去的，哪幾個副爺爲了錫六嫂爭風吃醋。

接着搖搖腦袋歎口氣：那營兵在這里駐得太久了總不大妥當。

閉了會兒嘴，就又打算換個題目談談。他們瞧着自己桌上空着的一面：那張板櫬現在可還靠在窗子下面歪着。於是有人對那里撮撮嘴唇，當做一件大事那麼問別人：

『怎麼謝老師還沒來？』

照規矩那位老搭擋該已經吃過一塊葱油燒餅，沖過兩次開水了的。

那些嘴呀舌子的就又又活動起來。有人覺得那位謝老師這幾天大概很不舒服：往後

他跟羅二爺準得有一場了不起的糾紛。接着第二個人馬上就來證實這句話：

『當然，當然。羅二爺做事向來不講什麼虛套的。程三先生你說呢？』

幾雙眼睛注到了程三先生那張圓臉——那兩撇黑油油的鬍子在嘴下畫成一條弧線，很像一個加官。他是羅二爺的親信人，總得知道羅家跟謝家會有怎麼個盤扭。

程三先生可祇說了一句話：他認為謝老師要是跟羅二爺作對——那他一定會吃虧。

『他們謝家的族人都在謝家壩，鎮上姓謝的就祇謝老師跟謝標六：他們要得過羅二先生啊？莫說這個，就是謝家全族來也不行的。什麼法子呢，唉。』

他掃了大家一眼，覺得很為難地搖搖頭。他聲言他要做個和事老。可是羅二爺對什麼事都要幹到底，不能夠轉一個灣。這里他輕輕歎了一口氣，談到謝老師也有點執拗。

『棋盤角的祖坟怎麼一定不肯遷呢，唉。』

於是這幾位先生拿出一付認真勁兒來談着。肚子裏可隱隱地覺得痛快跟他們身

分相同的人要是有什麼難辦的麻煩，他們就有賭贏了錢那麼舒服。

他們裝出關切的樣子來批評羅謝兩家都有點不對的地方，像談到自己兄弟的錯處似的。

怎麼呢？謝家賣了棋盤角那塊地給羅二爺，祖坟總沒賣給你呀。

『不過羅二爺也難怪，是吧。好好一塊地，中間倒堆着外姓人家的祖坟，討厭不討厭呢，是吧。』

當然羅二爺想叫謝家遷坟——把坟地買來成一片整的。可是謝老師忽然想在這上面發一筆財，死熬着價錢要五百花邊，這可就是謝老師的不是。羅花園的當家師爺來跟他一商量，他一個勁兒往謝標六身上堆。

『要問我們堂老弟哩，我一個人作不得主。』

其實謝標六算什麼脚色！——在這鎮上開了一家姓記廣貨舖，一個生意人，他敢跟羅家裏挺腰把子麼。你一眼這傢伙談吧，他也往謝老師身上堆，一面說話還一面灘唾沫。

星子。

怪不得別人要動火，怪不得羅二爺在地方上從來沒碰見過不順手的事。這回當然得使性子，乾脆在棋盤角打個籬笆——把謝家裏的祖坟也圈到裏面，給謝老師一個難堪。

程三先生呷口茶，咂咂嘴，給羅二爺下了個考語：

『羅二先生呢，人倒是好人，不過脾氣那個一點。』

談鋒就偏到了羅二爺身上。他們認為這位脚色做事有眼光，棋盤角那塊地就買得不錯：這是一塊好地。

他們眼珠可在瞟着程三先生，要聽聽他的口氣。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堪輿家，他告訴羅二爺那塊棋盤角有個旺穴，可是謝家的祖坟並沒葬在那個穴裏，祇擋住了那條龍脈。這麼着，羅二爺才硬要謝老師遷祖坟，好讓他自己百年之後葬到那個正穴裏——沒外姓人擋住羅家裏的風水。

從前羅二爺可不信這一套。可是這幾年地方上很糟，羅府上也有點支持不住，他老人家就希望到子孫身上，他聽了程三先生的話。

『棋盤角真是一塊好地，程三先生你說是不是？』

可是程三先生故意岔了開去。他把題目轉到了水災旱災，吊羊的好漢們，地方上的不安靜。別說自己這種人難過日子，就是羅二爺也時時刻刻提心吊胆的。

『因此他如今常燒燒香，打打坐，想修點子福。你看罷：我說羅家裏將來會中興的。』

因此也叫羅二爺看中棋盤角那個旺穴——想補救一下他家裏的氣運。不過程三先生沒把這些話說出來。

接着就有好幾張嘴稱讚起來：羅二爺到底是了不起的。那些鼻孔裏流出了輕輕的歎聲。

這時候忽然門口一陣黑，所有的眼睛都釘到了那里，隔着白霧騰那進來的人——那臉子雖然背着光，那模糊的輪廓可非常熟悉。

一個嘎噪子就親親熱熱地叫了起來。

『謝老師怎麼才來呀？』

於是謝老師照例在那張長臉上堆着笑——可是不大自然，嘴裏鏘着的那幾顆假牙齒就給擠到了外面。他溜着那雙三角眼睛對大家打了個招呼，一面挺小心地提着他的水煙袋走到他老位置那里。

別人看得出他臉色有點不自在，彷彿他那條相依為命的板櫓有什麼梗着他的屁股。他也老是怕人提起他什麼虧心事似的——偷偷地瞟一眼這個，瞟一眼那個。

這些人又上了勁。他們繞了許多彎，要想法子談到他跟羅家的糾紛上去：他怎樣去對付棋盤角那丟人臉子的籬笆呢？他可是硬到底不肯遷他的祖坟麼？

可是謝老師不打算叫他們痛快一下：祇老是避開這些話頭。他扯到了錫六嫂的事，然後又談到駐在此地的那營兵。他瞟了程三先生幾眼，就把臉子轉向着右邊那位灰鬍子：他認為那位李營長對他部下——還算管束得好的。

『你看如何？』

這些可逗不起大家的興緻。那營兵還是去年十二月開來的，四個五個的在那些老百姓家裏借舖——謝老師家裏還住着這麼三個。當時大家都繃緊着嗓子談這個壞消息，一回到家裏就堆着笑臉，拿出對大人物請安的勁兒來跟借住的副爺們攀談，腰板子老是鞠躬似地彎着。一面還請求羅二爺跟李營長去聯絡聯絡感情。

那些穿灰布衣的倂子倒很講理：一直住到現在二三月——沒鬧過什麼事，頂多不過在買東西的時候要賒賒賬。於是大家都放了心。反正那些副爺不會鬧彘扭——沒什麼了不起。他們對家裏的借舖客人漸漸擺出自己的身分來，愛理不理地竟有點看不起那班粗傢伙了。

他們似乎想叫謝老師快點結束這個題目，誰也不答腔，祇用鼻孔『唔』着。

謝老師鼻孔撇了一下，挺有把握地說：

『他們沒有什麼了不起。那些倂子啊——我曉得的，唔。他們好管些閒是閒非，這是

他們的天性。然而祇要不惹他也就沒有什麼，唔，沒有什麼。」

接着談到了他家裏那三位副爺他們昨天在城裏替一個不相干的傢伙打抱不平，跟人打過一架。他還聲明他不願意睬那三位客人，沒交談過什麼。祇是他們回來了還儘是得意地說着那件事，這麼着他可知道了底細。於是他用力地結束了他的話：

『其好事有如此者。』

別人都瞧着他。他裝做滿不在乎的樣子去嚼他的燒餅，那幾顆假牙齒就給推得一動一動的——叫人看着覺得可怕。

可是同桌的人又提到了羅二爺，一面瞟着謝老師，想看出他這種泰然自若的神色是不是做作的。

其實謝老師早就打定了主意。他記得下月初二是羅二爺那位少爺生日——滿十四歲，他得跟謝標六合夥送一付紅對子，這麼着他就能跟羅二爺當面談一下。往日他要到羅花園去親近親近的時候，總得借個題目，談談地方上的事，再不然就是送點禮。這回

他打算請羅二爺在清明前把棋盤角那塊地的籬笆拆掉，然後再談遷坟的交易。

事情着手得很快。

兩天以後，謝老師就用錢南園的筆法把對聯寫成功了。上款是『慕隱鄉長大人文郎家駿世兄誕日書此爲賀』，他自己認爲這個稱呼很得體，並且是新舊合璧的。

於是他跟他那個堂兄弟把這禮物帶到了羅花園。

那位門房師爺捧着這付紅對子進去，又原封不動地捧出來。他歪着一張嘴告訴那兩個姓謝的羅二爺今早出了門。這當然是扯謊。至于這付對子——可不敢當得很：少爺不過十四歲生日，什麼禮都不打算收。

謝老師脊背上一陣冷。他結里結巴地說：

『然而上款已經寫好了的，要是……要是……唔，這是特爲送少爺……沒有別的用處。』

這麼談判到吃了兩塊燒餅的時間，謝家哥兒倆又挾着這份禮物回去。

謝老師那張長臉紅得像那付對子。他想不透羅二爺怎麼那麼看不起他。他進過學，從前還在省城的一個闊人家裏教過書——大家就一直叫他做謝老師。他每年也有八十擔租穀，並且還送了他兒子到縣城裏進中學。他在地方上也算有點聲望。可是羅二爺簡直不給一點面子。

『羅二太對不起人，太對不起人，』他咬着牙。

那位廣貨舖老闆就輕輕歎了一口氣。低着腦袋在他堂哥哥後面走着。他比謝老師高點兒，可也是那麼瘦。兩個眼睛配成一個『八』字形，彷彿有誰用手指在他腮巴上往下捫住似的，嘴上老是有唾涎，嘴角給泡得發白。

他向來佩服謝老師做事有見地，有手段，可是他還覺得有些太隨便的地方。他這位堂哥哥想盡方法要親近羅二爺，一背轉臉來可又跟那些泥腿子談羅家裏的壞話。

於是他舐了舐嘴。小小小心心試探着說：

『我說我們講話頂好要小心些。要是講了羅二爺的閒話——他總會要曉得。羅家』

裏跟我們結仇怕就是爲了……」

突然謝老師停住了步子，猛地回過臉來：

『你倒有這麼多話講！——先在羅花園的時候偏生你又不開口！』

走了這麼五六丈遠，謝老師的氣似乎平了點兒。把臉轉向謝標六，用着斬鐵截釘的口氣——

『我們預備一下罷，唔：後天我們去上坟。』

二

清明那天——謝老師沒到隨緣居去。

他正取下他的假牙，把嘴裏的嗽口水吐出去對牠沖洗，堂兄弟可就提着一隻香籃進了門：褪色藍竹布長衫上加上那件大馬褂，看來像一把迎神用的大傘。

謝老師把水淋淋的假牙齒塞進嘴裏去，眯着一雙眼睛斜看着那個香籃——這些

貨色是他哥兒倆各人出五百錢合辦的，不過這一吊錢的東西有點叫人那個：蠟燭小得紅辣椒一樣，那把香也沒往年那麼粗。兩隻眼睛互相瞟了一下，廣貨鋪老闆就用手指打着數目字的手勢，又指指香盤，噴着唾沫星子報告這些香燭的行情。

於是謝老師說：

『你鋪子裏還是販些香燭來賣賣罷——上算些。』

院子右邊那柴房的門忽然叫了一聲，一位副爺彎一彎腰走了出來，手裏拿個木臉盆。這是大家都叫他做『鬼二爺』的那個。他那雙紅眼睛釘着廳屋裏的謝家兄弟，用種很隨便的樣子對他們招呼一下：

『早哇。』

那位主人沒理會，祇專心抽他的煙，眼睛成了鬥雞眼。左手托着水烟袋，大拇指不住地在上面摩着，那個紅綢做的托袋已經轉成了醬色。

謝標六對那位鬼二爺笑了一下，接着趕緊把淌到嘴角上的唾涎吸進去。他像很愛

說話似的：

『我們今天要去上坟哩。我們祖坟是……』

他經謝老師瞞了他一眼就馬上住了嘴。

廚房裏不時發出磁器碰磁器的聲響：謝太太在給他老爺泡茶炒米粉。她像對那些碗盞有仇似的，手脚下得很重。她那兩片厚嘴唇老動着嘟囔着些什麼，一會兒又溜起嗓子來喊他們小姐：

『端妹子，來把開水提去先給你爹爹泡茶！』

這些響聲忽然逗得謝老師有點煩躁起來。他用力把水煙袋往桌上一頓，眉毛結成了一堆——那雙眼睛就成了三角形。

可是那邊柴房裏又起了叫聲，像賭中了寶那麼有勁兒。這是個嘎噪子——一聽就知道是猶開盛那個老倌：

『起來呀，易良發！』